

<<饥饿的女儿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饥饿的女儿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0212554

10位ISBN编号：7530212559

出版时间：2012-8

出版时间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虹影

页数：277

字数：209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饥饿的女儿>>

内容概要

她，出生在饥荒年代的重庆，排行老六，在母亲的恶骂、父亲的叹息和兄姊的白眼中孤独长大。终于，十八岁那年，所有的秘密在时代的暗潮裹挟中一一揭开……

<<饥饿的女儿>>

作者简介

虹影，享誉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、诗人、美食家。

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。

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饥饿的女儿》、《K——英国情人》、《上海王》、《上海之死》、《上海魔术师》等以及诗集《沉静老虎》等。

现居北京。

6部长篇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欧美、以色列、澳大利亚、日本、韩国和越南等国出版。

她的许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。

曾获纽约《特尔菲卡》杂志“中国最优秀短篇小说奖”、长篇自传体小说《饥饿的女儿》

曾获台湾1997年《联合报》读书人最佳书奖；2000年被中国权威媒体评为十大人气作家之一；2001年

评为《中国图书商报》十大女作家之首，2002、2003年被《南方周末》、新浪网等评为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；

《K——英国情人》被英国《独立报》（INDEPENDENT）评为2002年Books of the Year十大好书之一。

《饥饿的女儿》被台湾选为青少年自选教材、美国伊利诺大学（University of Illinois）2008年年度书。

2005年获意大利“罗马文学奖”。

2009年被重庆市民选为重庆城市形象推广大使。

<<饥饿的女儿>>

书籍目录

到悲伤世界玩一趟
房子桌子与未来

<<饥饿的女儿>>

章节摘录

这个有四百万城市居民的大城市，有十来所高等学院，没有一条“大学街”；南岸却因为山顶上有一所中学，有条中学街。可能若干年前，这个贫民区有了第一所中学，是件头等大事。但这一带的中学，与大学无缘，每届高中毕业生，考上大学的幸运儿捏着手指可算。有的中学连续十年交白卷，明白此地学生不堪造就，就取消了高中。但在这一带的小贩、江面的水手、造船厂的工人中，很容易把校友召集起来。中学街离我家不远。石阶较宽不太陡。街两旁依坡全是低矮简陋的木板房子，街面房子的人家大多做点小本生意，卖酱油醋盐，或是针线鞋带扣子。石阶顶头有个小人书摊，兼卖糖果花生米。下雨的时候，老太太将书摊移回房里，在门槛内放几张小木凳。经常整条街无法通行，石阶上、屋檐下、房门、窗口挤满人。“你龟儿子奸嘴滑舌，夜壶提到老子头上来，耍假秤！也不去打打听，老子是可以洗涮的吗？你猫抓糍粑，脱得了爪爪喽？”“”“啰唆啥子，把他洗白。”“”“我日你先人，你装哪门子神？”“”“我日你万人，祖宗八辈。”“”“旁边的人添油加炭，唯恐打不起来，”“”“好说个卵，锤子！”“”“我从小看这种街头武打，等到读武侠小说看功夫电影时，一眼就明白其中的英雄好汉，不过是打扮得精致一点的街痞子，说话还没街头对骂精彩。重庆人肝火旺，说话快猛，像放鞭炮，声音高，隔好几条巷子也能听见。重庆人动怒不是虚张声势，不到动刀子不罢休。南岸贫民比城中心居民更耿直，肠子不会弯弯绕。彼此投缘时，给对方做孙子做牛马都行。城中心人会看风向，瞄出势头，不吃眼前亏，背后整人却会整得你鬼不像鬼，人不像人。该到动手的时候了，人群自动往后靠了些。地方上的歪人，今天惹到冤家对手了。”“还不拉架，见红喽！”“”“没人理睬这喊声。”“”“户籍来了！”“”“这有用，街上的男人冲进场子中心拉架。这些人平常最看不起户籍，一有争斗还得互相扭到派出所讲理。人到底还是敬服权力。在杂货铺上端的一间房子最大，可容下一百来人，是茶馆，以前晚上讲评书，讲三国水浒杨家将，满堂听众如痴如醉。在我未出生前就被改作大锅饭街道食堂，我四五岁时被改成向阳院，毕恭毕敬效忠毛主席，跳忠字舞。

后来作造反派司令部和批判牛鬼蛇神反革命的会场，被打倒的人戴了尖尖帽游街从这儿出发。我那时还不让进这门，只是踮着脚尖站在外面石阶上，着急地等着里面变出新花样。后来有好几年挂了“学习班”的牌，“学习”的人一茬茬换，个个精神萎顿，脸上身上长起了霉点，气味难闻。到七十年代末，最后一批人才不见了，每天晚上放上一个光刺刺的黑白电视机，挤满大人小孩，闹闹嚷嚷，前面坐凳子，后面站凳子。

<<饥饿的女儿>>

我不能去看，我得复习功课，准备考大学。

2背着书包，我拣阴凉处走。

到放学后，太阳仍未减弱逼人的强劲。

夹竹桃粉白嫩红的花，沿着斜坡一路盛开，盖满湿漉漉青苔的石墙，将枝杆高高托起。

我从两块黑板报的空隙中穿进树丛。

浓荫里的湿土有一股甜熟的霉味，太阳再猛，我还是情愿在树荫外走，我在心里对自己下命令：回家，不去，今天不去，这次不去。

下次去不去再说，至少我可以不去一次。

但经过学校办公楼时，我的脚仍然向石阶上迈。

拐上楼梯，来到熟悉的门前。

“进来！”

“还是那两个字，他永远知道是我敲门。”

已经进门，我心里便没了路上乱糟糟的想法。

在历史老师办公桌对面一张旧藤椅上，我坐了下来。

办公室原是一间大教室，隔成几个小间。

书柜上堆了些红色喜报纸、几把折柄秃毛的排笔什么的。

一个教师一张办公桌，除了一把露出竹筋的藤椅，还有几个没靠背的方凳。

没有窗帘，朝南的窗大敞，阳光暴亮。

他桌边的玻璃窗涂着绿漆，沥沥挂挂很不均匀，但遮住了强光，远处篮球场上的喧叫变得模糊了。

这城市四周绿荫密掩的山里，有不少达官贵人的英式法式别墅，原先住的是蒋介石的近臣、美国顾问，现在住的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。

我从来没去过那些地区，心里没有这个对比，那是一个不属于我的城市。

这幢两层中学办公楼，斜顶方框窗，确实称得上是我十八岁前走进过的一幢上好的房子。

虽然人走在楼梯上，楼板就吱吱嘎嘎哼唱。

门和窗扉旧得钉了几层硬纸板，只需稍用劲踢，便轰然散架，近几年已被踢破过多次。

头一次到这楼里时，我告诉历史老师，觉得这里好熟，包括那绿漆的窗子，硬纸板的门，厚实的砖墙，要不是前生，就是在梦里来过。

其实我在梦里还见过他这样一个人，或许就是跟踪的男人，使我梦境不安。

我还未来得及说，他就好奇瞅了我两眼，不为人觉察地微笑了一下。

从那以后，他就不再用老师的口吻跟我说话。

他头发总剪得很短，叫人不明白他头发是多是少，是软是硬，看起来显得耳朵大了些。

一件浅蓝有着暗纹的衬衫，是棉布的，不像其他教师穿的确凉衬衫，整齐时髦。

但是，与别的办公桌相比，他的那张桌子，一点粉笔灰渍也没有，很干净。

他不抽烟，却一个劲地喝茶，不断地从地板上提起塑料壳的热水瓶，朝杯里倒开水。

他的眉毛粗黑，鼻子长得与其他器官不合群，沉重得很。

仔细想想，他没什么特殊的地方。

他讲课也是平平淡淡的，不是那种教师，能把历史讲成娓娓动听的故事，他不过是一名很普通的中学教师。

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你会遇上一个人，你无法用一种具体的语言去描述，不用语言，只用感觉，就在漆黑中撞进了通向这个人的窄道。

一旦进了这窄道，不管情愿不情愿，一种力量狠狠地吸着你走，跌跌撞撞，既害怕又兴奋。

我快满十八岁的那一年，忽然落到这么种心境中：感觉哗哗地往外溢，苦于无法找到恰当的语言对自己说个清楚。

我只知道第一个感觉是恨他不注意我，很恨。

我只是班上许多小不丁儿女学生中的一个，或许是最不引人注意的一个。

于是，我有意在课堂上看小说，而且有意让他看见。

他用老师对付学生的老办法——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。

<<饥饿的女儿>>

他故意提了一个我肯定知道的常识问题。

但我站在那里，一声不吭。

历史老师走到我跟前，我直视他的眼神，使他很吃惊，这才看出这个女生的反应异常。

他一时愣住了，忘了在课堂上，必须迅速处置一切挑战纪律的学生。

这时教室里有点乱了，调皮的学生开始捣出怪声。

“坐下，”他轻轻说，“课后到我办公室来。”

“我坐下了，兴奋得心直跳。”

我达到了他把我挑出来的目的。

从那以后，我因“违反课堂纪律”多次走进他的办公室。

3我快到十八岁时，脸一如以往地苍白、瘦削，嘴唇无血色。

衣服的布料洗得发白，总梳着两条有些枯黄的细辫子。

毛泽东已经死了四年，人们的穿着正在迅速变化，肥大无形的青蓝二色正在减少，角角落落之处又冒出三十年代的夜总会歌曲。

在过于严肃的四十年革命之后，这个城市在小心翼翼地品尝旧日的风韵，胆子较大的妇女，又开始穿显出腰肢胸部的旗袍。

老是在上坡下坎，这城市女人的腿特别修长而结实，身段苗条，走平路也格外婀娜多姿。

旧时代特有的气息甚至漫入南岸破烂的街巷。

看多了，我对自己的模样、穿着便越发不知所措，就像赶脱一班轮船，被弃留在冷落的码头：一件青棉布裙，长过膝盖；一件白短袖衬衫，都是姐姐们穿剩下的，套在身上又大又松，使我个子看起来更小；乳白色塑料凉鞋，比我的脚大半寸，赤脚穿着，走起路来踢踢踏踏。

我就这么副样儿，走近历史老师的办公桌。

办公室已经没有人，下课后男女老师都赶回家去了，就我们俩面对面坐。

他端详着我，突然冒出话来，声调很亲切：“我想你误会了，你以为我看不起贫民家庭出身的学生。”

“我心里一动，明白他是对的，至少对了一大半。”

就是为了这个，我在学校里觉得很别扭，几乎从来没有快乐的时刻。

“其实我也算穷人家出身，”他自嘲地一笑，不像上课时那么脸无表情，“现在更算穷人家，真正的无产阶级。”

“他说他父亲算历史反革命，因此从小就绝了读大学的希望。”

他和弟弟长很大了，还帮父亲做爆玉米花活计，或给人担煤灰，走家挨户，南岸哪条小巷他都熟。

“那阵，你才这么一丁点大，在地板上爬，拖着鼻涕。”

“他不屑地笑笑。”

他说他父亲算历史反革命，因此从小就绝了读大学的希望。

他和弟弟长很大了，还帮父亲做爆玉米花活计，或给人担煤灰，走家挨户，南岸哪条小巷他都熟。

“那阵，你才这么一丁点大，在地板上爬，拖着鼻涕。”

“他不屑地笑笑。”

“噢，你嫌我太小。”

“我站起来，怪不高兴地说。”

“我比你大差不多二十。”

“他说。”

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
我在想，他为什么说年龄？

他的意思是我们不相配。

那么说，他已经想到我们配不配。

男女相配！

我的脸一下子红了，眼睛也不敢往他看，心跳得更厉害，好像在偷一种不该偷的东西，突然我泪水流了出来。

<<饥饿的女儿>>

“嗨，嗨，”他说，“你哭什么？”

“你欺侮人。”

“我赌气地说。”

“欺侮人？”

“他慢慢地重复我的话。”

然后站了起来，从裤袋里掏出手帕，到我身边，递过来。

我没有接。

泪水流进鼻子，马上要流出来，很难受。

但我就是不接，我想看他怎么办。

我感到他的身体在靠近，仍未抬起头。

我就是不肯接眼前的手帕。

我被自己的大胆妄为吓得喘不过气，再过一秒，我想，再过一秒钟，他的身体就会碰上我了。

心一紧，我几乎要晕倒。

他碰到我了，他的手紧紧按住我的脑袋，像对付一只小狗，手帕使劲地擦我的眼睛和脸，强捏我的鼻子。

我不由自主擤出了鼻涕，在他的手帕里。

我跳开了，离桌子一尺站着。

这个坏蛋，把我当做小娃儿？

他满意地看了看手帕，放进裤袋，走向桌子那边坐下来，看着我又羞又恼，嘴上浮出了微笑。

他理由十足地值得笑：他胜利地证明了我们的年龄差，而且，胜利地拒绝了与我的接近。

我们又成了老师和学生，我气得一脸绯红。

他平静地说，你在准备高考，虽然还有时间，但要背要记的内容很多。

他装样地翻翻桌上的纸片，好像那些是我的功课。

他又说我成绩并不是最优秀，得好好努力才行。

他重复地说他们那一代，出身不好，完全没资格，从来就没有上大学的奢望，他让我珍惜考大学这个机会。

他的话是真诚的，如此说也没恶意，他明白我最弱的就是死记功夫。

我们互相看着。

我喜欢看着他，我觉得他也喜欢看着我。

没一会儿，我心情就好多了。

……

<<饥饿的女儿>>

编辑推荐

常销不衰的中国女性文学代表作“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”虹影真实自传特殊年代 凄婉身世 寂寞深情31个国家26种译本 享誉世界文坛一部强劲有力的作品，读她的故事，你会发现你进入到一个苦恼灵魂深藏的真相。

<<饥饿的女儿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